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克丽斯汀的一生

Kelisitingdeyisheng

1928年获奖

[挪] 温塞特

Undset

李斯◎等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克里斯汀的一生

1928年获奖

[挪] 温塞特

Undset

李斯◎等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克丽斯汀的一生/(挪)温赛特著;李斯等译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(2013.5)重印

(诺贝尔文学奖文集)

ISBN 978-7-5387-2167-6

I. 克... II. ①温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挪威—现代 IV. 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4037 号

克丽斯汀的一生

作 者	温赛特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陈 琛
责任编辑	陈 琛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5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9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260 千字
印 张	56
版 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
定 价	112.8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4

今年秋天和冬天，克丽斯汀守在胡萨贝庄园，什么地方都不肯去——她借口说有病；其实她只是倦怠罢了。她一生从未如此倦怠过——倦于取乐，倦于伤心，尤其倦于思考。

她暗想道，等这个胎儿出生就会好一点——她渴慕腹内的胎儿；把他当做救星。如果是儿子，她父亲又在他出生前去世，孩子就照她父亲命名。她认为自己一定会深爱他，亲自哺乳——她好久没喂婴儿吃奶了。想到她马上又要抱个乳儿，竟向往得流下眼泪。

她恢复前几年的作风，把儿子召集在膝畔，尽量教他们一点规矩和礼仪。她觉得这是顺从她父亲的嘱咐，自己心灵也平安一点。现在艾利夫神父开始教纳克和布柔哥夫字母及拉丁文，孩子们读书，克丽斯汀常到神父家坐坐。他们的求知欲不强，而且个个狂野又蛮横，只有高特例外，所以他仍是尔郎所谓“母亲的洋娃娃”。

尔郎在万圣节（11月2日）左右从丹麦回来，兴高采烈。他曾受到公爵和英歌伯柔太后的隆重招待，他们衷心感谢她送的银器和皮毛；他曾参加马上枪术比赛，追猎公鹿和母鹿；分手时，奴特公爵赐给他一匹黑色的西班牙种马，太后则问候其妻，并送她两条银灰色的长型猎犬。克丽斯汀觉得这种外国狗看来很奸诈，怕它们伤到小孩。全乡的人大谈那匹西班牙

骏马。不错，尔郎骑着长腿的轻便名驹，显得很神气；但是这种马不适于北国环境，天知道它在山路上要怎么走法。然而，尔郎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总要收购最漂亮的黑母马，组成一个看上去相当壮观的马队。以前“尼古拉斯之子尔郎”习惯为马儿取外国名字：“贝尔柯罗”和“贝雅”之类的；但是，他说这匹马很珍贵，用不着好名称来当装饰品——叫它“煤烟”就够了。

尔郎气太太不陪他到任何地方。他看不出她有病嘛！她这次既没晕倒也没呕吐！还显不出任何怀孕的迹象——她脸色苍白，全身倦怠，一定是成天坐在屋里斟酌他的过失，闷出来的。圣诞节到了——夫妻起了激烈的争执。尔郎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为他的脾气向妻子道歉了。以前他们起冲突，他总认为错在他。克丽斯汀品性好；她永远对，他在家乏味和不安，只是他天性如此，受不了太多美德和正义。但是今年夏天他发现岳父不止一次支持他，认为克丽斯汀缺乏妻子的淑德和耐性。他这才想到，她小心眼，凡事看得很严重，难得原谅他无心的过失。当他有时间思考，总会请她原谅——她嘴里答应，后来他才发现事情只是藏在她心底，并未真正忘记。

于是他频频离家，现在常带其女玛格丽特同行。闺女的教养是他们夫妻不和的一大原因。克丽斯汀没说什么，但是尔郎知道她和别人的想法，他在各方面都把玛格丽特当做婚生子，玛格丽特陪父亲和继母出门时，别人也把她当做婚生子来接待。兰波结婚，她是女宾相之一，披长发，戴金花冠。很多女人都不太高兴，但是劳伦斯——说服她们；西蒙也吩咐大家别对尔郎提出异议，或者跟闺女本人说——这孩子出身不幸，不能怪她呀。克丽斯汀发现尔郎想将玛格丽特嫁给戴武器的仕绅，虽然她是私生女，很难在上流人物间立足，但是凭他现在的身份，他自信可以安排成功。如果大家相信尔郎能保住并增添家族的财富，也许还有可能。可惜尔郎虽受人爱戴和尊崇，却没有人相信胡萨贝的财富能持久。所以克丽斯汀怕尔郎嫁女的计划难有好下场。她不喜欢玛格丽特，但是很同情她，怕她

的自尊有一天会受打击——不得不嫁给比预期中卑微的对象，过一种和尔郎娇纵她时截然不同的日子。

圣烛节（2月2日）之后，有三个人由佛莫庄园来到胡萨贝；他们匆匆乘雪橇爬山越岭，代“安德列斯之子西蒙”送信给尔郎。西蒙信上写道：他们的岳父病得很严重，看样子活不长了；劳伦斯曾吩咐，如果可能，请尔郎到西尔地区一趟；他想跟两个女婿谈谈他死后诸事的安排问题。

尔郎一直偷瞟他太太。现在她肚子大了，面孔苍白又消瘦——显得好伤心——眼泪随时要流出来。他渐渐后悔冬天对她的态度——她父亲的病不是突如其来的，假若她背负着秘密的哀愁，他实在该原谅她不讲理的作风。

他一个人乘雪橇翻山，可以迅速往返西尔地区；若带妻子同行，可就耗时又辛苦了。而且这样一来他必需逗留到四旬斋的武器检阅之后，从那边出发去会晤警长们，另外还有几个会议必须参加。他们启航时，离她的产期一定很近——克丽斯汀连身体好好的时候都受不了大海！但是他不忍叫克丽斯汀见不着父亲最后的一面。晚上他们上床后，他问她敢不敢远行。

她哭着投进他怀抱，满怀感激，后悔冬天对他太不亲切；他觉得自己的好意得到了酬赏。尔郎变得和蔼又温柔，每当他害女人伤心，又看人当他的面发泄，他总是如此；后来他对克丽斯汀的幻想十分宽容。他一开始就说，这回不带孩子去。可是做母亲的人说，纳克是大男孩，不妨看看外公谢世。尔郎一口回绝。于是她又说伊瓦和史库尔太小，不宜留给女佣照顾。他们的父亲又说不能带去。她说劳伦斯很喜欢高特。尔郎说，不——以她的情况——蕾根福莉一方面要顾女儿分娩，一方面丈夫又卧病在床，已经够艰辛了——而他们回程要带个新生的婴儿，也很艰苦。她得将小孩寄养在劳伦斯的某一处农庄，不然就在柔伦庄逗留到夏天——那他必须先回来。他一遍又一遍向她阐述；但他尽量把口气放得平和又讲理。



接着他考虑由尼达洛斯带一两件岳母在丧宴上用得着的东西——酒、蜡、白面粉和玉蜀黍之类的。最后他们出发了，在葛屈德弥撒日前一天抵达柔伦庄。

不过，克丽斯汀发现这次回家和她想象的不一样。

能再见父亲一面，她本该欢欣鼓舞。想起父亲为她回来而兴奋，并感谢尔郎，她真的很开心。但她觉得自己被摒除在门外，许多事情都不能参与，心里很难受。

离她的产期只剩短短一个月，劳伦斯完全不准她参加看护的工作；晚上大家不要她轮流守夜；家里忙得不可开交，她母亲却不让她动手帮忙。白天她一直坐在父亲床边，但父女难得单独相处。几乎每天都有客人——朋友们来见“布柔哥夫之子劳伦斯”最后一面。访客害父亲非常疲劳，但是他很高兴。他跟每个人诚诚恳恳、爽爽快快地交谈，无分男女老少和贫富——谢谢他们的友谊，请他们为他的亡魂祷告——上帝恩准我们来生再重逢！夜里只有亲人陪他，克丽斯汀躺在楼上的厅堂，凝视暗处，想到父亲病危，自己的心胸憋曲又愚昧，彻夜不能安枕。

劳伦斯的末日迅速逼近来。他一直苦撑，照常活动，等兰波生下小孩，蕾根福莉不必常常去佛莫庄园为止。有一天更亲自驱车去看女儿和外孙女；小娃儿取名为妩芙希尔德。后来他就卧床不起，似乎不可能再下床了。

他躺在上厅楼下的大房间。他现在不能垫高枕头，家人遂在高席的长凳上为他铺了一张床——脑袋垫高他会头昏，不时晕倒和心肌痉挛。他们不敢再为他放血；秋冬两季常常放，如今他血液都快排干了；他只吃得下一点东西。

他优美的轮廓如今尖尖的，以前面孔被太阳和风霜弄出健康的色泽，现在棕色褪尽；黄得像枯骨，嘴唇和脸色都白惨惨没有血色。浓密的头发像亚麻洒满白霜，久未修剪，在蓝花枕套上看来凋萎无力；但是他最大的

改变是下半截面孔和喉头长满粗粗的灰胡楂，喉部的肌腱像粗绳子鼓出来。劳伦斯在圣日以前向来要仔细刮胡子。他的身体瘦得跟骷髅差不多。但是他说躺在床上不动很舒服；心情始终高高兴兴的。

家人杀牲口、酿酒、烤面包，准备丧宴；拿出寝具来铺在所有床位上，仔细进行——凡是能提早完成的工作都做完了，以便最后的挣扎来临时，样样能平静无波。劳伦斯听说家人备妥一切，非常开心——他最后的盛宴可不能比柔伦庄举行过的酒宴差哟；他将体体面面让出土地和人员的管理权。有一天他想看看那两头要送给艾瑞克和梭尔蒙神父、并跟在葬仪队后面的母牛。家人把牛牵进大厅。整个冬天，它们享受到双份的饲料，现在是春天的饥谨期，它们倒肥得像奥拉夫弥撒日的畜场牲口。有一头牛在大厅地板大便，他笑得最厉害。——但是他怕太太累坏了。克丽斯汀自以为是杰出的主妇——在史考恩地区她颇具盛名；可惜和母亲一比，她简直算不了什么。

蕾根福莉怎么能完成这一切工作，谁都想不通——而她又好像随时不离丈夫左右，每晚也轮流守夜。

她把手伸进丈夫的大手掌内，“夫君哪，别为我操心。你去世后，我会抛下一切挂心的事情，好好休息。”

“布柔哥夫之子劳伦斯”几年前在哈马城的布道托钵僧教堂买到一处坟穴，“伊瓦之女蕾根福莉”打算带丈夫的遗体去那边，住在附近；她要寄宿在城内的托钵僧招待所。不过棺材得先抬进此地的奥拉夫教堂，送教会和神父们一笔厚礼；种马也将连同盔甲和武器送去那边，日后再由尔郎以四十五马克银币赎回来。尔郎和克丽斯汀的某一个儿子可能会得到这些遗物——如果她腹内的胎儿是男婴，最好送给他——病人笑着说，这个新娃儿将来也许会变成“柔伦庄的劳伦斯”呢。穿越固德布兰斯幽谷的路上，尸体还得在某几座教堂过夜——劳伦斯的遗嘱提过要送这些教堂钱币和蜡烛。



克利斯汀身体不舒服，却和灵魂的悲哀、纷扰有关。她不能骗自己了——她在家愈久，心情愈难受。她看出父亲大限将届，跟他最亲近的是妻子而非女儿，她觉得很伤心。

她从小就听说，她父母的生活是和谐、诚信和互爱的最佳婚姻典范。她未加思考，只觉得他们之间有隔阂——一道模糊的阴影，使他们家的生活虽然平安亲切，却沉闷不堪。现在她的父母之间再也没有阴影了。他们静静聊天，大抵谈日常的小事；可是克利斯汀觉得他们的目光和口吻含有新的默契。她发现母亲不在父亲床边时，父亲老是找她。他自己劝妻子去休息，然后心绪不宁躺着苦等；等妻子进来，病人似乎又找回平安与快乐。有一天，克利斯汀听他们谈起夭亡的子女；但他们似乎很幸福。艾瑞克神父过来念书给劳伦斯听，蕾根福莉总是坐在一旁，劳伦斯常常抓起太太的手，把玩她的手指头，转动上面的戒指。

克利斯汀知道父亲仍旧深爱她。但她现在才看出他爱她母亲。她了解男人对同甘共苦相伴生活的妻子，和只分享快乐、吸收亲情的儿女，感情一定不相同。她哭着向上帝和圣奥拉夫求救——她想起去年秋天，父女在小山上含泪相别，她真不希望那就是最后的道别！

夏半年开始那天（4月14日），克利斯汀生下第六个儿子，五天后她就起来，到厅堂坐着陪她父亲。劳伦斯不喜欢这样——他家没有一个产妇不上教堂做还愿弥撒就先走到户外的。他说，除了艳阳高挂时刻，她至少不该穿过院子。他谈起这件事，蕾根福莉注意听。

她说，“夫君哪，我刚才想，我们这些女眷很少听你的话，老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”

她丈夫笑道，“你以前没发现？那就不能怪你弟弟特龙德啰——你不记得他老是骂我老太婆，让你们这些女眷占上风？”

艾瑞克神父天天过来看垂死的病人。老神父几近失明，但是他用挪威语念创世纪的故事，用拉丁文念福音和诗篇，流利如昔，因为书本他都背

熟了。不过劳伦斯几年前在沙镇买了一本大书，最喜欢人家念给他听——可惜艾瑞克神父眼睛不好，没办法念。于是劳伦斯叫克丽斯汀试试看。等她稍微看惯这本书，她发现不难念，而她能为父亲做点事情，觉得很开心。

这本书包含“畏惟”和“勇气”、“信仰”和“怀疑”、“身体”和“灵魂”……之间的辩论。还有圣徒们的传奇，不止一篇提到有人生前被夺去魂魄，见识了地狱的痛苦、炼狱之火的灾难和天堂的幸福。现在劳伦斯大谈炼狱之火，预料自己马上要进去；但是他毫不恐慌。他指望亲友和神父代为祷告求情，坚信圣奥拉夫和圣汤玛士今生会给他力量，以后也会使他坚强，通过最后的考验。他听说信仰坚定的人眼前会一直出现灵魂通过烈火后所达成的幸福。克丽斯汀觉得她父亲欢欢喜喜想着即将来临的一切，视为男人气魄的考验。她依稀想起小时候山谷王臣出发去对抗艾瑞克公爵的情景——她父亲期待死亡，就像当年期待冒险和战争。

有一天她对父亲说，他此生好像经历过许多考验，大概会轻轻松松通过来生的试探吧。劳伦斯回答说：现在他不以为然。他是富人；他出生于贵族世家；他在世上有朋友，此生又样样发达。“我最大的悲哀是一辈子没见过母亲，子女又夭折——不过这些再也不算悲哀了。生前的其他忧虑也是如此——再也不算悲哀了。”

克丽斯汀念书时，她母亲老是在场；还有陌生人；尔郎也喜欢坐着听。人人都爱听书中的内容——她自己则受到很大的震撼，变得绝望无依——心想自己明明知道是非，却老爱做错事。她为婴儿担心——晚上不敢合眼，怕他不受洗就夭折。她叫两个女人随时熬夜守着，自己还不敢入睡。她的另外几个小孩出生不满三天就受洗了；但是这个娃儿健康强壮，他们想为他取名叫“劳伦斯”——而幽谷的人有个惯例，不容小孩子照活人来命名，于是婴儿的施洗命名式一拖再拖。

有一天她抱着婴儿坐在父亲身边，他叫她打开襁褓布；他还没见过婴儿小脸以外的部分呢。她遵命打开，把婴儿放在父亲怀里。劳伦斯抚摸圆

圆的小胸脯，把一只曲起的小拳头抓在他手上——“外孙啊，真奇怪，你以后要穿我的胸甲——此刻若把你放进胸甲里，你占据的空间还不如空胡核里放一只小虫子呢；而这只手要长好多年才抓得住我的剑柄。我们看看这个小壮丁，就了解上帝不希望我们拿武器。可是，小家伙啊，你不必长到多大就渴望拿武器了。只有少数人深爱上帝，肯立誓不执干戈。我的爱心还不够强。”

他躺了一会儿，眼睛看着小娃娃。

“克丽斯汀，你怀着爱心生小孩——这小子又大又胖，你却苍白消瘦得像竹竿，你娘说，你生每个孩子都这样。”他笑道，“兰波的女儿又瘦又小，可是兰波艳丽如玫瑰。”

“我觉得奇怪，她居然不肯亲自喂奶。”克丽斯汀说。

“西蒙也不肯——他说他不愿兰波为生子而憔悴。记住，兰波还不满十六岁呢——她怀这个女儿，自己稚气未脱——以前她从来没生过病——难怪她缺乏耐心。克丽斯汀，你出嫁的时候，已是成年的妇人。”

克丽斯汀突然痛哭流涕——她自己也不知道哭什么。对极了——打从她知道小孩在子宫内，她就深爱他们，他们害她不安，给她压迫，使她不美，她仍然爱他们。她一看见孩子的小脸蛋，便深深着迷，他们渐渐成长和改变，她每个钟头都满怀爱心。可是没有人跟她同享爱心和欢乐——尔郎不习惯如此——他也疼他们；但是他嫌纳克来得太早，每个儿子出生，他都嫌多了一个。她依稀想起初到胡萨贝那年冬天他对“罪恶果实”的想法——她知道自己被迫尝到苦味，只是和她担心的相反罢了。结婚初期她和尔郎的关系就有点不对劲，看样子永远改不过来了。

稍顷，她父亲静静问她，“怎么啦，克丽斯汀？”她不能吐露这一切。等啜泣平息，能够说话的时候，她说：

“爹，你躺在这儿，我不该伤心吗——？”

劳伦斯一再逼她，最后她自承为没施洗的婴儿挂虑。他立即吩咐家人下一个神圣日把小孩带去教堂——他不相信这样会害他提前死去。

他笑着说，“何况我躺在这边够久了。克利斯汀，我们出生和死亡都麻烦得很——除了暴毙的人，大家都在疾病中出生，在疾病中死亡。年轻时代，我觉得最好的死就是在战场上就义。不过罪人也许要用病床吧——只是我并不觉得躺在这里，灵魂会更坚强——”

于是小男孩在下一个礼拜天施洗，取了外祖父的名讳。尽管“布柔哥夫之子劳伦斯”对所有来探病的人说：这件事是他的意思，他不希望死神近逼时，家里有个异教徒，但是乡间的人仍为此而责骂尔郎和克利斯汀。

现在劳伦斯开始担心，怕他在春播期间去世，使许多想参加葬仪队的人为难。但是有一天早上，也就是婴儿受洗后十四天，克利斯汀睡在分娩后安歇的老织布房，尔郎来找她。午餐的时间过了；但是娃儿不安分，所以她还躺在床上。尔郎显得很激动，用怜爱的口吻轻轻叫她起来，去探望她父亲。天亮时分劳伦斯的心脏严重痉挛几次，后来就昏昏沉沉躺着。此刻艾瑞克神父守在他身边，刚听过他忏悔。

那是哈瓦弥撒日（3月15日）之后第五天。外面一直下小雨。克利斯汀走进庭院，南面的和风带有新犁过和施了肥的泥土味儿。乡区在春雨下呈棕色，高山间的空气蓝蓝的，薄雾在半山腰飘浮。灰色的河流涨得很满，河边的密林里传出小铃铛的声音——羊群放出去，正在啃开花的小树枝呢。这是她父亲最喜欢的天气，人畜受不了的寒冬过去了，牲口脱离窄窄黑黑的牛房和贫乏的草料，得到了自由。

她一看父亲的脸，就知道他死期近了。他鼻孔周围的皮肤雪白雪白，嘴唇和眼圈发青，头发散开，湿淋淋贴在额上。但他还有知觉，说话缓慢无力，却很清楚。

家仆一一走到他床边，劳伦斯抓起每个人的手，感谢他们的服务，向他们道别，又说他若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，请大家原谅，恳求他们为他的灵魂祈祷。接着他向亲属道别。他叫女儿弯身让他吻一下，求上帝和所有的圣徒保佑她们。两个女儿都哭得好伤心，小兰波扑进姐姐怀里，她们交缠着手臂，走到父亲床尾，么女仍贴着克利斯汀的胸口哀泣。

尔郎拉起劳伦斯的手来亲吻，低声求岳父原谅他所有的过失，面部颤抖，眼泪沿着脸颊滴下来。劳伦斯衷心原谅女婿，希望上帝永远与他同在。尔郎轻轻走过去站在太太身边，和她手牵手，俊脸上掠过一道奇异的白光。

西蒙·达尔没有哭，但他跪地拉起岳父的手，吻了一下，并抓紧它跪了一会儿。劳伦斯微笑说，“女婿啊，你的手又暖又结实。”西蒙走到兰波身边，兰波转向丈夫，西蒙伸手搂住她苗条稚嫩的肩膀。

最后，劳伦斯向妻子道别。他们说了几句没人听见的悄悄话，又当众接吻，因为死亡在即，这是合乎礼法的。后来蕾根福莉跪在丈夫的卧榻前面，面孔朝着他；她脸色苍白，神情安静。

艾瑞克神父为垂死者涂上圣油，送上圣粮，还继续留在原地。他坐在床头念祈祷文；现在蕾根福莉坐在床边。几个钟头过去了。劳伦斯双眼半闭躺着。他不时在枕头上转动头颅，伸手摸摸被单，沉重地呼吸一两次。大家认为他已失去语言能力，但是还没做死前的挣扎。

暮色来得早，神父点起一根蜡烛。大家静坐着，凝视垂死的人，听屋外滴滴答答的雨声。后来病人似乎很不安，身体直发抖，脸上出现蓝阴影，似乎要挣扎吐气。艾瑞克神父把手伸到他的肩膀后面，扶他坐起来，将他的脑袋搁在自己胸前，并举起十字架。

劳伦斯睁开眼睛，凝视神父手中的十字架基督像，柔声低语，字字清晰，屋里大部分的人都听见了：

“我睡醒时你仍覆庇我。”

他的身体又一阵颤栗，双手在被单上摸索。艾瑞克神父继续扶了他一会儿，然后轻轻把病体放回枕头上，吻吻他的前额，抚平四周的头发，替他合上眼皮和鼻孔，再起身祷告。

晚上克丽斯汀获准轮流守尸。他们把劳伦斯放在上厅的草铺上；因为那边的空间最大，而预料来参加守丧礼的人一定很多。

父亲的遗体躺在烛光下，脸色呈浅金色，克丽斯汀觉得他美极了。他们已翻开他脸上的罩单，免得被许多来探视遗体的人弄脏。艾瑞克神父和克瓦姆来的教区神父为他颂经吟咏——克瓦姆神父傍晚来见劳伦斯最后一面，可惜来迟了。

第二天，客人开始骑马到柔伦庄，克丽斯汀产后还没上教堂做礼拜，按理该卧床休息。现在轮到家人用丝帐和最好的垫子来布置她的床铺了。他们向佛莫庄园借回吉斯林家的摇篮；小劳伦斯躺在里面，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，探望他们母子。

听说她父亲的遗体保存得新鲜美好——只是颜色更黄了一些。以前没人看过死者的棺架边摆这么多蜡烛。

丧宴在第五天开始——各方面都出奇隆重——柔伦庄和劳加桥的客马不止一百匹，此外还有些客人睡在佛莫庄园。到了第七天，继承人和和气分财产——劳伦斯生前亲自交代好一切，大家都乖乖遵从他的遗嘱。

如今遗体放在奥拉夫教堂，次日将抬出来运往哈马。

临行的头一晚——其实已经入夜了——蕾根福莉走进大女儿和婴儿睡觉的火炉室。女主人非常疲劳，表情却开朗又平静，她叫女佣出去：

“每栋房子都满了，不过我想你们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，今天是我离家前的最后一夜，我打算亲自守护我女儿。”

她接过克丽斯汀怀里的婴儿，抱到火炉边，做睡前的准备。

克丽斯汀说，“娘；你离开爹和你生活多年的地方，感觉一定很怪吧。我不懂你怎么受得了。”

蕾根福莉摇摇腿上的小劳伦斯，“我若住在这儿，看不见你爹在屋舍间走动，那才受不了呢。”

稍停一会儿她又说，“你没听过我们搬到幽谷这儿的前因后果。家人传话说我爹伊瓦即将断气，我正好不适宜远行；劳伦斯只得独自北上。我记得他出发那天傍晚，天气好极了——那时候他喜欢晚上趁着天凉出门；所以那天晚上他要骑马去奥斯陆，当时仲夏快到了，我陪他到庄园道路和

教堂道路的岔口——你记不记得？那边有几块光秃秃的大岩石，附近则是寸草不生的土壤——全史科葛最差的土地，干旱一来总是那边最先受害——但是那年该地的谷子却长得好极了，我们谈起这件事。劳伦斯牵马步行；我牵着你的手——你那年四岁——

“我们到了岔路口，我叫你跑回家，你不肯，你爹叫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五粒白石子，在小溪中摆成十字型——可以保佑他行经妙莎森林时，不受山魔侵害。于是你拔腿向前跑——”

克利斯汀问道，“是不是那边流传的说法？”

“先前或事后我都没听人说过。我想一定是你爹临时杜撰的。你不记得，他跟你玩的时候，杜撰过好多故事？”

“是的，我记得。”

“我陪他穿过树林，走到倭灵石旁边。他叫我回头，自己又陪我再回岔路口——他笑着说，我该知道，他决不让我一个人穿过树林，尤其在太阳下山以后。我们站在岔路口，我伸手搂着他的脖子；因为不能回娘家，我心情好沮丧。我在史科葛庄园老是长不胖，一直想回北边的幽谷。劳伦斯安慰我，最后更说：‘我回来若发现你身边多个儿子，你可以提出任何要求，只要是人力能办到的，我决不让你落空。’我回答说：那我要求搬家，住在祖先给我的产业上。你爹不太喜欢，他说：‘你想不出更大的条件吗？’——他笑一笑，我暗想：他决不会照办的——我觉得他不肯也合情合理。你知道我后来的情况——你的小弟西格尔没活过一个钟头——哈夫丹为他施洗命名，他立即死去……”

“有一天清晨，你爹回家了——他头一夜在奥斯陆就听到家里的情形，片刻不逗留，直接赶回家。我还在床上；伤心得没有勇气下床——我真希望永远别起来算了。上帝原谅我，他们带你进来见我，我竟转头对着墙壁，不肯看你。但是劳伦斯连斗篷和佩剑都没有脱，坐在我床边说：我们得搬到柔伦庄，试试看情形会不会好一点——我们就这样迁离史科葛庄园。既然如此，你可以想象，现在劳伦斯走了，我不想住在这边。”

蕾根福莉抱着娃娃走过去，放在他母亲胸前。她拿起白天盖在克利斯汀床上的丝质被单，折好收起来，然后站着看看女儿一段时间——摸摸她乳房的黄棕色粗辫子。

“你爹常问我，你的头发是不是像从前一样密，一样漂亮。你生了这么多小孩，风姿不减，这是他最大的安慰。最近几年你长成出色的妇人，身边围了一大群漂亮的儿子，却还健康美丽，他很开心。”

克利斯汀咽下一两次泪水。

“娘，他常跟我说你是最好的妻子——他叫我告诉你——”她臊得住口，蕾根福莉轻轻笑出声。

“劳伦斯该知道，他用不着请别人传达他对我的爱心。”她抚摸婴儿的脑袋和女儿环着婴儿的纤手。“不过他也许宁愿如此——克利斯汀，我从不羡慕你爹给你的爱。你爱他甚于我，这是应该的。你是甜蜜的小姑娘——我不感激上帝让我保住你。我常想起失落的一切，反而不重视我保有的东西。”

蕾根福莉在床边坐下：

“史科葛庄园的作风和我娘家不同。我不记得我爹吻过我——我娘去世时，他吻了她。做弥撒的时候，我娘亲吻离她最近的葛德伦，葛德伦再吻我——此外我们从不亲吻……”

“史科葛庄园有一个习惯，我们接受圣餐后，由教堂回家，在庭院下马，在柔哥夫爵士吻他儿子和我的面颊，我们则吻他的手。然后每一对夫妻互吻，再跟参加过仪式的仆人握手，祝彼此享到圣餐的福佑。而且劳伦斯和亚斯蒙兄弟习惯在父亲送他们东西的时候吻他的手。爵士或英加进屋时，儿子们老是起立站着，等大人吩咐才坐下去。起先我觉得这都是愚蠢的外国风俗……”

“后来我跟你爹生活在一起，我们的儿子——夭折，多年来又为妩芙希尔德担忧和伤心——我才庆幸劳伦斯从小受这种教养——作风比较温厚，比较有感情。”



过了一会儿，克丽斯汀小声说：

“那么爹没见过小弟西格尔罗？”

蕾根福莉也同样低声说，“没有。你小弟活着的时候，我也没见到他。”

克丽斯汀静卧了半晌，然后说：

“不过，娘，我总觉得你一生过得不错——”

眼泪开始顺着蕾根福莉的白脸滴下来：

“是的，上帝帮助我。我现在也觉得如此。”

接着她由克丽斯汀胸膛上抱起熟睡的婴儿，放进摇篮里。她用小别针紧好克丽斯汀的汗衣，摸摸女儿的脸蛋儿，吩咐她睡觉。克丽斯汀举起一只手。

“娘——”她哀求道。

蕾根福莉弯身搂住女儿，吻了好多次。自从妩芙希尔德死后，她已多年没这么做了。

次日是最怡人的春天，克丽斯汀站在厅堂的屋角后面，眺望河水对岸的山腰。到处都有生长的气息，溪流的歌声也响起了；一切树林和草地都绿油油的。路面经过劳加桥上方的山腰，那儿有一块冬麦田艳丽又鲜明——去年容老头烧掉那边的灌木，播上黑麦种子。

葬礼行列通过那边的时候，她可以看得最清楚……

行列就在那儿，在山腰陡坡下——也就是新麦田上方——缓缓移动。

她认得出骑马带队的每一位神父，第一队还有助手拿十字架和蜡烛。大白天她看不见烛光，不过她看见蜡烛本身像细细的白纹。接着是两匹马以担架抬着她父亲的棺材；继之而来的是骑黑马的尔郎、她母亲、西蒙和兰波，以及一大列亲戚和朋友。

有一段时间她在拉根河的吼声之外更清清楚楚听到神父颂经，不过后来歌声渐去渐远，被河水和山麓小溪的嗡嗡声淹没了。直到最后一匹驮行李的马儿消失在路边的树林里，克丽斯汀还站着远眺。